

碾玉观音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碾玉观音

〔中国〕 宋元话本·佚名

上

山色晴岚影物佳，暖烘回雁起平沙。东郊渐觉花供眼，南陌依稀草吐芽。堤上柳，未藏鸦，寻芳趁步到山家。陇头几树红梅落，红杏枝头未着花。

这首《鹧鸪天》说孟春景致，原来又不如《仲春词》做得好：

每日青楼醉梦中，不知城外又春浓。杏花初落疏疏雨，杨柳轻摇淡淡风。浮画舫，跃青骢，小桥门外绿阴笼。行人不入神仙地，人在珠帘第几重？

这首词说仲春景致，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《季春词》又好：

先自春光似酒浓，时听燕语透帘栊。小桥杨柳飘香絮，山寺绯桃散落红。莺渐老，蝶西东，春归难觅恨无穷。侵阶草色迷朝雨，满地梨花逐晓风。

这三首词，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，原来这春归去，是东风断送的；有诗道：

春日春风有时好，春日春风有时恶。不得春风花不开，花开又被风吹落。

苏东坡道：“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，是春雨断送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雨前初见花间蕊，雨后全无叶底花。蜂蝶纷纷过墙去，却疑春色在邻家。

秦少游道：“也不干风事，也不干雨事，是柳絮飘将春色去。”有诗道：

三月柳花轻复散，飘扬澹荡送春归。此花本是无情物，一向东飞一向西。

邵尧夫道：“也不干柳絮事，是蝴蝶采将春色去。”有诗道：

花正开时当三月，蝴蝶飞来忙劫劫。采将春色向天涯，行人路上添凄切。

曾两府道：“也不干蝴蝶事，是黄莺啼得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花正开时艳正浓，春宵何事老芳丛？黄鹂啼得春归去，无限园林转首空。

朱希真道：“也不干黄莺事，是杜鹃啼得春归去。”有诗道：

杜鹃叫得春归去，物边啼血尚犹存。庭院日长空悄悄，教人生怕到黄昏。

苏小妹道：“都不干这几件事，是燕子衔将春色去。”有《蝶恋花》词为证：

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开花落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斜插梳犀云半吐，

檀板轻敲，唱彻《黄金缕》。歌罢彩云无觅处，梦回明月生南浦。

王岩叟道：“也不干风事，也不干雨事，也不干柳絮事，也不干蝴蝶事，也不干黄莺事，也不干杜鹃事，也不干燕子事；是九十日春光已过，春归去。”曾有诗道：

怨风怨雨两俱非，风雨不来春亦归。腮边红褪青梅小，口角黄消乳燕飞。蜀魄健啼花影去，吴蚕强食柘桑稀。直恼春归无觅处，江湖辜负一蓑衣！

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？绍兴年间，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，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。当时怕春归去，将带着许多钧眷游春。至晚回家，来到钱塘门里，车桥前面。钧眷轿子过了，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。只听得桥下裱褙铺里一个人叫道：“我儿出来看郡王！”当时郡王在轿里看见，叫帮总虞候道：“我从前要寻这个人，今日却在这里！只在你身上，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！”当时虞候声诺，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，是甚色目人？正是：

尘随车马何年尽？情系人心早晚休。

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，门前出着一面招牌，写着“璩家装裱古今书画”。铺里一个老儿，引着一个女儿，生得如何？

云鬓轻笼蝉翼，蛾眉淡指春山。朱唇缀一颗樱桃，皓齿排两行碎玉。莲步半折小弓弓，莺啭一声娇滴滴。

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。虞候即时来他家对门一个茶

坊里坐定，婆婆把茶点来，虞候道：“启请婆婆，过对门裱褙铺里，请璩大夫来说话。”婆婆便去请到来。两个相揖了就坐，璩待诏问：“府干有何见逾？”虞候道：“无甚事，闲问则个。适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，是令爱么？”待诏道：“正是拙女，止有三口。”虞候又问：“小娘子贵庚？”待诏应道：“一十八岁。”再问：“小娘子如今要嫁人，却是趋奉官员？”待诏道：“老拙家寒，那讨钱来嫁人？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。”虞候道：“小娘子有甚本事？”待诏说出女孩儿一件本事来，有词寄《眼儿媚》为证：

深闺小院日初长，
娇女绮罗裳。不做东君造化，
金针刺绣群芳样。斜枝嫩叶包开蕊，
唯只欠馨香。曾向园林深处，
引教蝶乱蜂狂。

原来这女儿会绣作。虞候道：“适来郡王在轿里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。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，老丈何不献与郡王？”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，到明日写一纸献状，献来府中。郡王给与身价，因此取名秀秀养娘。

不则一日，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，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。郡王看了欢喜道：“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，却寻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？”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，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：“这块玉堪做甚么？”内中一个道：“好做一副劝杯。”郡王道：“可惜！恁般一块玉，如何将来只做得一副劝杯！”又一个道：“这块玉上尖下圆，好做一个摩侯罗儿。”郡王道：“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，寻常间又无用处。”数中一个后生，年纪二十五岁，姓崔名宁，

趋事郡王数年，是昇州建康府人；当时叉手向前，对着郡王道：“告恩王：这块玉上尖下圆，甚是不好，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。”郡王道：“好！正合我意！”就叫崔宁下手，不过两个月，碾成了这个玉观音。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，龙颜大喜。崔宁就本府增添请给，遭遇郡王。

不则一日，时遇春天，崔待诏游春回来，入得钱塘门，在一个酒肆，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，则听得街上闹吵吵，连忙推开楼窗看时，见乱哄哄道：“井亭桥有遗漏！”吃不得这酒成，慌忙下酒楼看时，只见：

初如萤火，次若灯火。千条蜡烛焰难当，万座糝盆敌不住；六丁神推倒宝天炉，八力士放起焚山火。骊山会上，料应褒姒逞娇容；赤壁矶头，想是周郎施妙策。五通神牵住火葫芦；宋无忌赶番赤骡子。又不曾泻烛浇油，直恁的烟飞火猛！

崔待诏望见了，急忙道：“在我本府前不远！”奔到府中看时，已搬挈得罄尽，静悄悄地无一个人。崔待诏既不见人，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，去那左廊下，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，自言自语，与崔宁打个胸厮撞。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，倒退两步，低声唱个喏。原来郡王当日曾对崔宁许道：“待秀秀满日，把来嫁与你。”这些众人都撺掇道：“好对夫妻！”崔宁拜谢了，不则一番。崔宁是个单身，却也痴心；秀秀见恁地个后生，却也指望。当日有这遗漏，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，从左廊下出来，撞见崔宁，便道：“崔大夫！我出来得迟了，府中养娘，各自四

散，管顾不得。你如今没奈何，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。”

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，沿着河走到石灰桥。秀秀道：“崔大夫！我脚疼了，走不得。”崔宁指着前面道：“更行几步，那里便是崔宁住处。小娘子到家中歇脚，却也不妨。”到得家中坐定，秀秀道：“我肚里饥，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。我受了些惊，得杯酒吃更好。”当时崔宁买将酒来，三杯两盏，正是：

三杯竹叶穿心过，两朵桃花上脸来。

道不得个“春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”。秀秀道：“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，把我许你，你兀自拜谢。你记得也不记得？”崔宁叉着手，只应得喏。秀秀道：“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：‘好对夫妻！’你怎地到忘了？”崔宁又则应得喏。秀秀道：“比似只管等待，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？不知你意下何如？”崔宁道：“岂敢！”秀秀道：“你知道不敢，我叫将起来，教坏了你。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？我明日府里去说！”崔宁道：“告小娘子：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；只一件，这里住不得了。要好趁这个遗漏，人乱时，今夜就走开去，方才使得。”秀秀道：“我既和你做夫妻，凭你行。”当夜做了夫妻。

四更已后，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。离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迤迤来到衢州。崔宁道：“这里是五路总头，是打那条路去好？不若取信州路上去。我是碾玉作，信州有几个相识，怕那里安得身。”即时取路到信州。住了几日，崔宁道：“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来，若说道我等在此，郡王必然使人来追捉，不当稳便。不若离了信州，再往别处去。”两个又起

身上路，径取潭州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潭州，却是走得远了。就潭州市里，讨间房屋，出面招牌，写道“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”。崔宁便对秀秀道：“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，料得无事。你我安心，好做长久夫妻。”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，见崔宁是行在待诏，日逐也有生活得做。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，有曾到都下的，得知府中当夜失火，不见了一个养娘，出赏钱寻了几日，不知下落。也不知道崔宁将他走了，见在潭州住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也有一年之上。忽一日，方早开门，见两个着皂衫的，一似虞候、府干打扮，入来铺里坐地，问道：“本官听得说有个行在崔待诏，教请过来做生活。”崔宁分付了家中，随这两个人到湘潭县路上来。便将崔宁到宅里，相见官人，承揽了玉作生活。回路归家，正行间，只见一个汉子，头上带个竹丝笠儿，穿着一领白缎子两上领布衫，青白行缠扎着裤子口，着一双多耳麻鞋，挑着一个高肩担儿；正面来，把崔宁看了一看。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，这个人却见崔宁，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。正是：

谁家稚子鸣榔板，惊起鸳鸯两处飞。

下

竹引牵牛花满街，疏篱茅舍月光筛。琉璃盏内
茅柴酒，白玉盘中簇豆梅。休懊恼，且开怀，平生
赢得笑颜开。三千里地无知己，十万军中挂印来。

这只《鹧鸪天》词是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所作；从顺昌入战之后，闲在家中，寄居湖南潭州湘潭县。他是个不爱财的名将，家道贫寒，时常到村店中吃酒。店中人不识刘两府，欢呼啰喏。刘两府道：“百万番人，只如等闲。如今却被他们诬罔！”作了这只《鹧鸪天》，流传直到都下。当时殿前太尉是阳和王，见了这词，好伤感：“原来刘两府直恁孤寒！”教提辖官差人送一项钱与刘两府。今日崔宁的东人郡王，听得说刘两府恁地孤寒，也差人送一项钱与他。却经由潭州路过，见崔宁从湘潭路上来，一路尾着崔宁到家，正见秀秀坐在柜身子里。便撞破他们道：“崔大夫！多时不见，你却在这里！秀秀养娘他如何也在这里？郡王教我下书来潭州，今遇着你们。原来秀秀养娘嫁了你？也好！”当时讎杀崔宁夫妻两个，被他看破。

那人是谁？却是郡王府中一个排军，从小伏侍郡王，见他朴实，差他送钱与刘两府。这人姓郭名立，叫做郭排军。当下夫妻请住郭排军，安排酒来请他，分付道：“你到府中，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。”郭排军道：“郡王怎知得你两个在这里？我没事却说甚么？”当下酬谢了出门。回到府中，参见郡王，纳了回书，看看郡王道：“郭立前日下书回，打潭州过，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。”郡王问：“是谁？”郭立道：“见秀秀养娘并崔待诏两个，请郭立吃了酒食，教休来府中说知。”郡王听说，便道：“叵耐这两个做出这事来！却如何直走到那里？”郭立道：“也不知他仔细。只见他在那里住地，依旧挂招牌做生活。”郡王教干办去分付临安府，即时差一个缉捕使臣，带着做公的，备了盘缠，径来湖南潭州府，下了公文，同来寻崔

宁和秀秀。却似：

皂雕追紫燕，猛虎啖羊羔。

不两月，捉将两个来，解到府中；报与郡王得知，即时升厅。原来郡王杀番人时，左手使一口刀，叫做“小青”；右手使一口刀，叫做“大青”；这两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。那两口刀，鞘内藏着，挂在壁上。郡王升厅，众人声喏，即将这两个人押来跪下。郡王好生焦躁，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，右手一掣，掣刀在手，睁起杀番人的眼儿，咬得牙齿剥剥地响。当时讵杀夫人，在屏风背后道：“郡王！这里是帝辇之下，不比边庭上面。若有罪过，只消解去临安府施行。如何胡乱凯得人？”郡王听说道：“叵耐这两个畜生逃走，今日捉将来，我恼了，如何不凯？既然夫人来劝，且捉秀秀入府后花园去；把崔宁解去临安府断治。”

当下喝酒赐钱赏犒捉事人。解这崔宁到临安府，一一从头供说：“自从当夜遗漏，来到府中，都搬尽了。只见秀秀养娘从廊下出来，揪住崔宁道：‘你如何安手在我怀中？若不依我口，教坏了你。’要共逃走。崔宁不得已，与他同走。只此是实。”临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。郡王是个刚直的人，便道：“既然恁地，宽了崔宁，且与从轻断治。”崔宁不合在逃，罪杖，发遣建康府居住。当下差人押送。

方出北关门，到鹅项头，见一顶轿儿，两个人抬着，从后面叫：“崔待诏且不得去！”崔宁认得像是秀秀的声音，赶将来又不知恁地，心下好生疑惑。伤弓之鸟，不敢揽事，且低着头只顾走。只见后面赶将上来，歇了轿子，一个妇人走

出来，不是别人，便是秀秀，道：“崔待诏，你如今去建康府，我却如何？”崔宁道：“却是怎地好？”秀秀道：“自从解你去临安府断罪，把我捉入后花园，打了三十竹篦，遂便赶我出来。我知道你建康府去，赶将来同你去。”崔宁道：“恁地却好。”讨了船，直到建康府。押发人自回。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，就有一切是非出来。因晓得郡王性如烈火，惹着他不是轻放手的；他又不是王府中人，去管这闲事怎地？况且崔宁一路买酒买食，奉承得他好，回去时，就隐恶而扬善了。

再说崔宁两口在建康居住，既是问断了，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见，依旧开个碾玉作铺。浑家道：“我两口却在这里住得好。只是我家爹妈，自从我和你逃去潭州，两个老的吃了些苦；当日捉我入府时，两个去寻死觅活。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妈来这里同住。”崔宁道：“最好！”便教人来行在取他丈人丈母。写了他地理脚色与来人，到临安府寻见他住处，问他邻舍，指道：“这一家便是。”来人去门首看时，只见两扇门关着，一把锁锁着，一条竹竿封着，问邻舍：“他老夫妻那里去了？”邻舍道：“莫说！他有个花枝也似女儿，献在一个奢遮去处，这个女儿不受福德，却跟一个碾玉的待诏逃走了。前日从湖南潭州捉将回来，送在临安府吃官司；那女儿吃郡王捉进后花园里去。老夫妻见女儿捉去，就当下寻死觅活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只恁地关着门在这里。”来人见说，再回建康府来，兀自未到家。

且说崔宁正在家中坐，只见外面有人道：“你寻崔待诏住处，这里便是。”崔宁叫出浑家来看时，不是别人，认得是璩公、璩婆。都相见了，喜欢的做一处。

那去取老儿的人，隔一日才到，说如此这般，寻不见，却空走了这遭。两个老的且自来到这里了。两个老人道：“却生受你！我不知你们在建康住，教我寻来寻去，直到这里。”其时四口同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朝廷宫里，一日到偏殿看玩宝器，拿起这玉观音来看。这个观音身上，当时有一个玉铃儿失手脱下。即时问近侍官员：“却如何修理得？”官员将玉观音反覆看了，道：“好个玉观音！怎地脱落了铃儿？”看到底下，下面碾着三字“崔宁造”。“恁地容易。既是有人造，只消得宣这个人来教他修整。”敕下郡王府，宣取碾玉匠崔宁。郡王回奏：“崔宁有罪，在建康府居住。”

即时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宁到行在歇泊了。当时宣崔宁见驾，将这玉观音教他领去用心整理。崔宁谢了恩，寻一块一般的玉，碾一个铃儿接住了，御前交纳；破分请给养了崔宁，令只在行在居住。崔宁道：“我今日遭际御前，争得气再来清湖河下，寻间屋儿开个碾玉铺，须不怕你们撞见！”可煞事有斗巧，方才开得铺三两日，一个汉子从外面过来，就是那郭排军，见了崔待诏便道：“崔大夫恭喜了！你却在这里住？”抬起头来，看柜身里却立着崔待诏的浑家。郭排军吃了一惊，拽开脚步就走。浑家说与丈夫道：“你与我叫住那排军，我相问则个。”正是：

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

崔待诏即时赶上扯住。只见郭排军把头只管侧来侧去，口里喃喃地道：“作怪！作怪！”没奈何只得与崔宁回来，到家

中坐地。浑家与他相见了，便问：“郭排军！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，你却归来说与郡王，坏了我两个故事。今日遭际御前，却不怕你去说。”郭排军吃他相问得无言可答，只道得一声“得罪！”相别了，便来到府里，对着郡王道：“有鬼！”郡王道：“这汉则甚？”郭立道：“告恩王，有鬼！”郡王问道：“有甚鬼？”郭立道：“方才打清湖河下过，见崔宁开个碾玉铺，却见柜身里一个妇女，便是秀秀养娘。”郡王焦躁道：“又来胡说！秀秀被我打杀了，埋在后花园，你须也看见，如何又在那里？却不是取笑我！”郭立道：“告恩王，怎敢取笑？方才叫住郭立，相问了一回。怕恩王不信，勒下军令状了去。”郡王道：“真个在时，你勒军令状来。”那汉也是合苦，真个写一纸军令状来。郡王收了，叫两个当直的轿番，抬一顶轿子，教：“取这妮子来。若真个在，把来凯取一切；若不在，郭立你须替他凯取一刀！”郭立同两个轿番，来取秀秀。正是：

麦穗两歧，农人难辨。

郭立是关西人，朴直，却不知军令状如何胡乱勒得！三个一径来到崔宁家里，那秀秀兀自在柜身里坐地，见那郭排军来得恁地慌忙，却不知他勒了军令状来取你。郭排军道：“小娘子！郡王钧旨，教命取你则个。”秀秀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少等，待我梳洗了同去。”即时入去梳洗，换了衣服，出来上了轿，分付了丈夫。两个轿番便抬着径到府前。郭立先入去。

郡王正在厅上等待。郭立唱了喏道：“已取到秀秀养娘。”郡王道：“着他入来。”郭立出来道：“小娘子！郡王教你进来。”

掀起帘子看一看，便是一桶水倾在身上，开着口则合不得。就轿子里不见了秀秀养娘！问那两个轿番，道：“我不知。则见他上轿，抬到这里，又不曾转动。”那汉叫将入来道：“告恩王，恁地真个有鬼！”郡王道：“却不叵耐，教人捉这汉，等我取过军令状来，如今凯了一刀！”先去取下青来。那汉从来伏侍郡王，身上也有十数次官了；盖缘是粗人，只教他做排军。这汉慌了道：“见有两个轿番见证，乞叫来问。”即时叫将轿番来道：“见他上轿，抬到这里，却不见了。”说得一般，想必真个有鬼，只消得叫将崔宁来问。便使人叫崔宁来到府中。崔宁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郡王道：“恁地，又不干崔宁事，且放他去。”崔宁拜辞去了。郡王焦躁，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。

崔宁听得说浑家是鬼，到家中问丈人丈母。两个面面厮觑，走出门，看着清湖河里，扑通地都跳下水去了。当下叫“救人”，打捞，便不见了尸首。原来当时打杀秀秀时，两个老的听得说，便跳在河里，已自死了。这两个也是鬼。

崔宁到家中，没情没绪，走进房中，只见浑家坐在床上，崔宁道：“告姐姐，饶我性命！”秀秀道：“我因为你，吃郡王打死了，埋在后花园里。却恨郭排军多口，今日已报了冤仇，郡王已将他打了五十背花棒。如今都知道我是鬼，容身不得了。”道罢，起身双手揪住崔宁，叫得一声，四肢倒地。邻舍都来看时，只见：

两部脉尽总皆沉，一命已归黄壤下。

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。后人评论得

好：

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，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，
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，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。